

又见尤加利

王红雨

生长在四季如夏的海南,对于“节气”可以算是人到中年和久居北国以后的补课,且大多是从微博或微信帖子中零星知晓,被那些尽显东方之美的词句图画所打动。

眼下呢,“大寒”,旧的一年最后的节气,过去了;“立春”,新的一年第一个节气,也已经来了。然而,节气的启示作用在我生活的这块地方似乎有限,几乎没有现实意义。

大寒过后,北极漩涡来了,最低气温近零下50摄氏度,一座偌大的都市城池被冻结成好莱坞灾难片里的样子。而立春之后,冷风冻雨又来了,万般草木都被冰裹上,满枝头琥珀般的冰凌在寒风里碰撞,发出低沉又坚毅的声音,仿佛是天地间上演着一场相爱相杀。

这个冬天,机缘巧合喜欢上了尤加利,那青灰的色彩,那清冽的气味。

也还是得从去年年底那场雨雪交加说起。天花板有一块渗水了,请师傅来修补,先去配了一加仑的白油漆。油漆专卖店旁边就是小超市,虽不需要买什么,但还是习惯性走进这家一向喜欢的小店。出来呢,手里只拿了几支尤加利枝子。还是第一次买这种青枝。尤加利——这名字初见是不是当年在琼瑶或哪位台湾作家的文字里?带着些微异域的怀想和青涩的浪漫?海边的尤加利,风中的尤加利?在大大小小近百的尤加利品种里,这手里的该属园艺性质的灌木花丛吧。

回家把这青灰橄榄色的枝叶插在瓶里,想的是方才在店里,那个气质清爽的女子举着几枝尤加利,莞尔一笑对我说“即便干枯了,它们依然美丽”。嗯,这话听着励志。我发了个图,于是,朋友圈东西南北半球的朋友们纷纷留言:“我们老了也要依然美丽”,“尤加利很有气质,不争不抢,又自带特别的感觉,很容易搭配出高级感”“很喜欢尤加利的精油”“我家谁感冒鼻塞,就滴几滴尤加利精油到衣服领子和枕头上”……

又见尤加利

王红雨

原来尤加利如此有人缘,我还真是后知后觉。

这个冬天,再见尤加利,是在欧洲了。一月初哥本哈根晴朗的早晨,从酒店的后门出发,沿着河,过了桥,走过清冷的街道,经过寂静的公寓,在冷风中去找一家馆子吃早餐。一进门,便瞅见每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摆着一个墨色瓶子,插着几枝青青尤加利,别有一番格调。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到达的当天傍晚就径直去了有美人鱼雕像的港湾,一眼望见美人鱼静默地坐在大石头上,身后泛着幽幽蓝光的海水那细细的波纹荡过来漾过去,无尽的温柔。

离开哥本哈根,下一站是德国。那天我和儿子从纽伦堡透着曙光的破晓出发,乘搭颠簸如暴风雨中的海燕的小飞机,降落在莱茵河边诗人海涅的故乡。莱茵河畔寒风冷雨,本丢弃在人家屋前的圣诞树被吹过马路落在长堤上,儿子经过的时候不自觉带着歉意和慈爱朝它挥挥手。我俩顶着几乎让人站立不稳的寒风“徜徉”,有些饥寒交迫。脚步匆匆拐进一个街巷,眼前一亮:这是一个露天搭棚的农贸市场,充满色彩和生机,一个个花摊尤其美不胜收——这时,我贪婪的目光里又映入了花桶中一簇簇的尤加利,顿时起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

接着寻去海涅的故居,他出生的房子如今是一间文学书店。走进去看,满眼的德文,略略一扫只识得一些美国作家的名字:Mark Twain(马克·吐温),Heimingway(海明威),还有我喜欢的以色列作家Amos Oz。走出清冷的海涅故居书店,瞅见石板道上,一只乌黑的大鸟在啄食一只死去的小鸟,血肉模糊,不自觉地想到德国这片思想家 and 诗人的土地,似乎也不待见海涅?他故逐自己到了巴黎,客死他乡,只是仍然留下了这样缅怀故土的诗:

不知什么缘故
我总是一这么悲伤
一个古老的故事
它叫我无法忘怀
空气清新暮色苍茫
莱茵河静静流淌

这样站在莱茵河畔诗人故乡的冷雨里,我又想起了前些日子在哥本哈根,一位旅居丹麦多年的中学校友轻轻的感叹,“也好久没有回海南了,父母相继过世后,家乡就成了故乡。”一时间只觉得天地静默。然而,又有那样一句话,静止也是一种美,永远的。

对了,尤加利的花语是:恩赐,回忆。

又见尤加利

王红雨

阿云婆知道我们有“心事”,就给我们讲了无数关于村里闹鬼神的虚事,以证世上没有鬼怪,给我们壮胆。

冬季时放牛,阿云婆经常带上一个麻袋和一些红薯。将牛赶到坡上安顿吃草后,马上找个低洼挡风地让我们避寒,并将带来的麻袋给我们保暖。放牛娃都在野外午餐,阿云婆和我们一起。她会在野餐的间隙教授我们防火的知识,她说坡上草木干枯,千万不要失火烧及树木。否则,会受重罚,不仅要被理光头,还得走村串巷接受防火教育。待干木柴烧成炭,阿云婆开始烤红薯。在我们分享香喷喷的烤红薯时,阿云婆却独自到坡上看守忙着吃草的牛群。童年的时光缓慢冗长,阿云婆在我们心里留下了许多温暖和快乐。

一个夏季的中午,我们正在放牛,突然,天上电闪雷鸣。我们下意识地向那儿几棵大树的方向争先恐后地奔去。阿云婆看见了,着急,拼命地喊叫“不要去大树下,不要去大树下……”我们闻而不听,只顾奔跑。阿云婆更急了,哭喊着求我们停下。在我们因阿云婆的哭喊而迟疑的瞬间,在离那儿几棵大树还有十多米的时候,一道弯曲的火光突然从树上一闪而过,沿树入地,倏地雷鸣震天,尔后传来一股焦味——那些大树就这样被雷劈裂烧焦了!我们当时吓得魂都没有了,个个呆如木鸡,再说不出口半句话,那种恐惧,一生难忘。

雨停后,阿云婆告诉我们,阴天下雨时,雷公常常发火,这时候,千万不要到树下躲雨,否则,会被发怒的雷公惩罚。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读了许多书,才知道电闪雷鸣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阿云婆对这种自然现象其实一无所知,但她能使用民间传统的说法教授我们生活的常识,也算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了。

又见尤加利

王红雨

阿云婆知道我们有“心事”,就给我们讲了无数关于村里闹鬼神的虚事,以证世上没有鬼怪,给我们壮胆。

冬季时放牛,阿云婆经常带上一个麻袋和一些红薯。将牛赶到坡上安顿吃草后,马上找个低洼挡风地让我们避寒,并将带来的麻袋给我们保暖。放牛娃都在野外午餐,阿云婆和我们一起。她会在野餐的间隙教授我们防火的知识,她说坡上草木干枯,千万不要失火烧及树木。否则,会受重罚,不仅要被理光头,还得走村串巷接受防火教育。待干木柴烧成炭,阿云婆开始烤红薯。在我们分享香喷喷的烤红薯时,阿云婆却独自到坡上看守忙着吃草的牛群。童年的时光缓慢冗长,阿云婆在我们心里留下了许多温暖和快乐。

一个夏季的中午,我们正在放牛,突然,天上电闪雷鸣。我们下意识地向那儿几棵大树的方向争先恐后地奔去。阿云婆看见了,着急,拼命地喊叫“不要去大树下,不要去大树下……”我们闻而不听,只顾奔跑。阿云婆更急了,哭喊着求我们停下。在我们因阿云婆的哭喊而迟疑的瞬间,在离那儿几棵大树还有十多米的时候,一道弯曲的火光突然从树上一闪而过,沿树入地,倏地雷鸣震天,尔后传来一股焦味——那些大树就这样被雷劈裂烧焦了!我们当时吓得魂都没有了,个个呆如木鸡,再说不出口半句话,那种恐惧,一生难忘。

雨停后,阿云婆告诉我们,阴天下雨时,雷公常常发火,这时候,千万不要到树下躲雨,否则,会被发怒的雷公惩罚。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读了许多书,才知道电闪雷鸣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阿云婆对这种自然现象其实一无所知,但她能使用民间传统的说法教授我们生活的常识,也算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了。

动物档案

杨献平

猫应为兽,却为人养,不知猫会不会感到悲哀;若它的体型如虎,百兽之王的美誉则非它莫属。而猫的一生不懈于自己的职责,其品令人敬佩;敬佩之余,常有它被埋没的感觉。然物物生克,天地玄妙,让人倍感诧异,又无可说。

我16岁那年春天,奶奶从姑妈家抱回一只猫崽。养至第四个月,便脱落为一只漂亮的小猫了。它全身灰色,棉花一般柔软;面颊上有一团白色,头顶一点黑绒,特别乖巧伶俐。

然猫有嫌贫爱富的劣性。一日,母亲说,家里的鼠辈太过猖狂,竟至夜晚越人面颊的地步,要我将奶奶家的那只猫抱来待上几日,待鼠辈收敛之后,再送还奶奶。奶奶心里虽有一百个不乐意,但又不好拒绝。

猫来到我们家后,每日辛勤劳作,一刻也不懈怠。它的阵地是在里屋的粮仓边,方寸之地,成为了它英勇杀敌的疆场。它专注于每一丝风吹草动,嗅觉与听觉之灵敏,盖人所能及及。起初,那些鼠辈久无约束,本来胆小的脾性,忽然膨胀起来,白日里也大摇大摆,不可一世,仿佛此地乃是它们的天堂乐园一般,聚会交游,吱吱喳喳,忽而高歌,忽而细语,令人忍无可忍。而猫的到来,这种局面逐渐有所改观。猫一声不吭,看见一只,便捕杀一只。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捕杀6只以上。它的耐力惊人,若是它瞄准的目标一日不出,它则一日不炊不食,始终蹲在鼠洞口。一旦鼠出,猫的目光如电,全身缓慢绷紧,待鼠走到它的最佳攻击位置时,猫便一跃而起,双爪落处,便是鼠的葬身之地了。

没有人能准确描绘那闪电般的一击,那姿势美妙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起一落,中间则是异常迅速的一闪,非常模糊又异常清晰,仿佛灵魂中闪过的一道亮光。无声无息,摄人心魄。

猫将鼠捕获之后,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尖利的牙齿使鼠的背脊根根断裂。这时候,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跑到主人面前,嘴里嗷嗷叫着,抬头望着主人,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才将老鼠放在地上,逗弄玩耍,极尽侮辱之事。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待身子一落地,起身就逃,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若不是猫在,人绝不会抓住的。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就又将老鼠擒于爪下了,用嘴叼回原地,再放开,鼠仍是要逃,猫仍是要抓,如此数十次,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只有束手待毙了。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就不再客气,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

眨眼之间,猫来我们家已有月余,曾经猖狂的鼠辈收敛了许多,只是饿极了的时候,才探头探脑地出来胡乱找些食物填一填瘪瘪的肚皮,可总是离洞口不远。其仓皇之状,甚是滑稽可怜。

鼠辈减少,又慑于猫的天威,我们家里便日渐安静下来,有时夜里连一丝声响也没有了。这时,奶奶便要将猫抱回,可没过一夜,就又返回我们家;奶奶又抱回,用绳子拴住,又被它挣脱,跑回我们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直到它悄然失踪。

鼠是这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猫的数量则少得可怜,连野猫加在一起,也不及鼠的十分之一。而一只猫可挡千百鼠辈。我们家的那些老鼠见猫常在巡狩,无可奈何之际,便又重新打洞,由家宅向户外转移。这样一来,猫就有些黔驴技穷了。猫感到十分地寂寞,每日嗷嗷叫着,有时在鼠洞口坚守数日,连一只老鼠也没见着,像是人类偷师于蜘蛛而后编织的生活之网,从此那一块块山地想跑也就跑不了,它只能永恒地跟乡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春天来了,一切都得出发,除了死亡,我看见万物已陆陆续续地上路了!浩浩荡荡的春风是排头兵,它以

动物档案

杨献平

坚起,模样甚是可怖。母亲无法,只好用一根长棍将蛇压住,硬从猫嘴里夺出,用铁铲挖地埋掉,又祷告一番。而猫仍狂怒不已,用前爪刨地,企图将自己的战利品挖出来,被母亲一次次地挡了回去。这大概是猫过于寂寞,多日不曾捕杀老鼠,偶尔看到一条水蛇,将之擒来,以安慰自己的孤独之心吧。

猫见捕蛇被主人打骂,似是懂得了其中缘故,便自觉地将目标转移。我们家居依山傍水,院前便是大片大片的麦地。夏秋时候,山上的野兔潜入麦地,大肆破坏庄稼。猫经过侦察,便确定在麦地摆开战场,捕杀起不是敌人的野兔。不料想,它的战果极为辉煌,第一天就抓住两只肥硕的野兔来。一个月时间不到,竟然有16只野兔丧命它手。其中有三只野兔比猫还大,也被猫咬断了喉咙。而猫也付出了代价,它的脸上和肚子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血迹。猫仍是要向主人炫耀,它甚至有某些骄横跋扈,回到家里后,先是嗷嗷大叫,待主人看到之后,把野兔往地上一甩,便就又跑步出门,重新投入“战斗”。猫似乎知道,人类也和它们一样,是一些比较文明的肉食者。

更为奇怪的是,猫也能够承担狗的义务。若是陌生人从门前经过,猫便像狗一般,大声咆哮,前爪伏地,作势欲扑,若陌生人仍不止步,猫则如捕鼠一般,猛然跃起,尖利的指甲抓向来人面颊,比恶犬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常因那只猫而自豪,也常诧异:猫的天职是捕鼠的,可捕蛇、兔的本领它是如何掌握的呢?兔与鼠差不多,可蛇这种软体动物,它的要害一般人都难以一击就中,猫怎么会无师自通呢?至于它承担狗的义务,更是奇异得让人费解。

而猫,也和一切生命一样,抵不过时光的追击和戕残,逐渐老去,乃至垂垂欲死。但猫是不会死在主人或人类面前的,它的最终归宿在莽莽山野。一个冬天的夜晚,猫在门外大声地嚎叫着,声音苍凉而无奈,那声音包含了它一生的情感。它在感伤。它在留恋。它在悲哀。它嚎叫了整整一夜,于清晨时分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不知道它去向何处,但它却深刻地走进了我的记忆。

动物档案

杨献平

第二天凌晨,全家人正在熟睡,却被猫的叫声惊醒。猫竟然大病痊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我们身边,母亲欢天喜地,赶紧拿来一块猪肉,给猫吃了。如此6次,每一次都在醋的作用下安然无恙。猫的强大生命力令人赞叹,如此一只动物,却令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感到羞惭。生命虽然是相同的,但生命的方式大相迥异。

一个夏天的中午,猫由河畔返回,嘴里叼着一条二尺多长的水花蛇。那条蛇全身瘫软,已然死去多时,中间则是异常迅速的,非常模糊又异常清晰,仿佛灵魂中闪过的一道亮光。无声无息,摄人心魄。

猫将鼠捕获之后,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尖利的牙齿使鼠的背脊根根断裂。这时候,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跑到主人面前,嘴里嗷嗷叫着,抬头望着主人,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才将老鼠放在地上,逗弄玩耍,极尽侮辱之事。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待身子一落地,起身就逃,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若不是猫在,人绝不会抓住的。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就又将老鼠擒于爪下了,用嘴叼回原地,再放开,鼠仍是要逃,猫仍是要抓,如此数十次,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只有束手待毙了。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就不再客气,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

眨眼之间,猫来我们家已有月余,曾经猖狂的鼠辈收敛了许多,只是饿极了的时候,才探头探脑地出来胡乱找些食物填一填瘪瘪的肚皮,可总是离洞口不远。其仓皇之状,甚是滑稽可怜。

鼠辈减少,又慑于猫的天威,我们家里便日渐安静下来,有时夜里连一丝声响也没有了。这时,奶奶便要将猫抱回,可没过一夜,就又返回我们家;奶奶又抱回,用绳子拴住,又被它挣脱,跑回我们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直到它悄然失踪。

鼠是这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猫的数量则少得可怜,连野猫加在一起,也不及鼠的十分之一。而一只猫可挡千百鼠辈。我们家的那些老鼠见猫常在巡狩,无可奈何之际,便又重新打洞,由家宅向户外转移。这样一来,猫就有些黔驴技穷了。猫感到十分地寂寞,每日嗷嗷叫着,有时在鼠洞口坚守数日,连一只老鼠也没见着,像是人类偷师于蜘蛛而后编织的生活之网,从此那一块块山地想跑也就跑不了,它只能永恒地跟乡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春天来了,一切都得出发,除了死亡,我看见万物已陆陆续续地上路了!浩浩荡荡的春风是排头兵,它以

动物档案

杨献平

默中可以轻轻安抚自己的灵魂!春末夏初之后,这种声音会自行消失,替代它的是那汹涌澎湃之声,这之后人间也就再没有那柔软细腻之声了!

当春风最后把还紧紧抱住裸枝的残叶牵走,一棵树,又一棵树,便开始穿起新衣了,看着这五颜六色的衣裳,很容易让人忘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安!这是大地自己的节日,让我们都溶入这盛大的节日中去吧,带上你的爱,进行一次刻骨铭心的爱的旅行!幸福了你就叫,像鸟儿们一样!高兴了你就唱,像溪流一样!不要轻易辜负春天,更不要负了内心的召唤。

在这个美好季节,斑鸠鸟像是春天的使者,你听,它又叫了,狂飙的春风把那忽隐忽现的声音轻拂得忽高忽低,像是柔软的爱的呼喊,怎能不撩起人的欲望?此刻,在遥远的城市,我都听到了远方的声音,我努力让自己镇静。

春天来了,万物出发,连诗句也如此,这样的季节任谁都会怀揣梦想——想某些人,想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从斑鸠鸟的叫声中出发,愿我一个爱我的人都携带好自己的春天自己的爱,向着一切美好进发!

动物档案

杨献平

记叙一只猫

沮丧之余,猫性情大变,每日卧于向阳之处,呼呼大睡,饿时便向主人索要,有几次竟自己跳进碗橱,偷吃剩菜,又将一擦瓷碗打破。

猫感到莫大的孤独和寂寞,就像绝世的英雄一般,当自己真正的敌人忽然消失之后,在内心涌起的是无穷无尽的失落。猫似乎不喜欢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极力想找些事做,但除了捕鼠之外,它又能做些什么呢?

俗话说:“猫有九命”。那只猫曾经6次误食了被毒药毒死的老鼠。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吃下去的。它从不将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拿来炫耀。那一日中午,它突然回到院中,行走得很慢,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武气势。脑袋耷拉着,嘴里吐着粘稠的白沫,凄厉地嚎叫着。母亲一看,就知道它吃了毒鼠,便飞快地从屋里取来白醋,把猫嘴搬开,用勺子给它喂下。猫全身瘫软无力,喝完醋后,突然又冲出院子,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第二天凌晨,全家人正在熟睡,却被猫的叫声惊醒。猫竟然大病痊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我们身边,母亲欢天喜地,赶紧拿来一块猪肉,给猫吃了。如此6次,每一次都在醋的作用下安然无恙。猫的强大生命力令人赞叹,如此一只动物,却令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感到羞惭。生命虽然是相同的,但生命的方式大相迥异。

一个夏天的中午,猫由河畔返回,嘴里叼着一条二尺多长的水花蛇。那条蛇全身瘫软,已然死去多时,中间则是异常迅速的,非常模糊又异常清晰,仿佛灵魂中闪过的一道亮光。无声无息,摄人心魄。

猫将鼠捕获之后,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尖利的牙齿使鼠的背脊根根断裂。这时候,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跑到主人面前,嘴里嗷嗷叫着,抬头望着主人,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才将老鼠放在地上,逗弄玩耍,极尽侮辱之事。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待身子一落地,起身就逃,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若不是猫在,人绝不会抓住的。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就又将老鼠擒于爪下了,用嘴叼回原地,再放开,鼠仍是要逃,猫仍是要抓,如此数十次,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只有束手待毙了。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就不再客气,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

眨眼之间,猫来我们家已有月余,曾经猖狂的鼠辈收敛了许多,只是饿极了的时候,才探头探脑地出来胡乱找些食物填一填瘪瘪的肚皮,可总是离洞口不远。其仓皇之状,甚是滑稽可怜。

鼠辈减少,又慑于猫的天威,我们家里便日渐安静下来,有时夜里连一丝声响也没有了。这时,奶奶便要将猫抱回,可没过一夜,就又返回我们家;奶奶又抱回,用绳子拴住,又被它挣脱,跑回我们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直到它悄然失踪。

鼠是这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猫的数量则少得可怜,连野猫加在一起,也不及鼠的十分之一。而一只猫可挡千百鼠辈。我们家的那些老鼠见猫常在巡狩,无可奈何之际,便又重新打洞,由家宅向户外转移。这样一来,猫就有些黔驴技穷了。猫感到十分地寂寞,每日嗷嗷叫着,有时在鼠洞口坚守数日,连一只老鼠也没见着,像是人类偷师于蜘蛛而后编织的生活之网,从此那一块块山地想跑也就跑不了,它只能永恒地跟乡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春天来了,一切都得出发,除了死亡,我看见万物已陆陆续续地上路了!浩浩荡荡的春风是排头兵,它以

动物档案

杨献平

坚起,模样甚是可怖。母亲无法,只好用一根长棍将蛇压住,硬从猫嘴里夺出,用铁铲挖地埋掉,又祷告一番。而猫仍狂怒不已,用前爪刨地,企图将自己的战利品挖出来,被母亲一次次地挡了回去。这大概是猫过于寂寞,多日不曾捕杀老鼠,偶尔看到一条水蛇,将之擒来,以安慰自己的孤独之心吧。

猫见捕蛇被主人打骂,似是懂得了其中缘故,便自觉地将目标转移。我们家居依山傍水,院前便是大片大片的麦地。夏秋时候,山上的野兔潜入麦地,大肆破坏庄稼。猫经过侦察,便确定在麦地摆开战场,捕杀起不是敌人的野兔。不料想,它的战果极为辉煌,第一天就抓住两只肥硕的野兔来。一个月时间不到,竟然有16只野兔丧命它手。其中有三只野兔比猫还大,也被猫咬断了喉咙。而猫也付出了代价,它的脸上和肚子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血迹。猫仍是要向主人炫耀,它甚至有某些骄横跋扈,回到家里后,先是嗷嗷大叫,待主人看到之后,把野兔往地上一甩,便就又跑步出门,重新投入“战斗”。猫似乎知道,人类也和它们一样,是一些比较文明的肉食者。

更为奇怪的是,猫也能够承担狗的义务。若是陌生人从门前经过,猫便像狗一般,大声咆哮,前爪伏地,作势欲扑,若陌生人仍不止步,猫则如捕鼠一般,猛然跃起,尖利的指甲抓向来人面颊,比恶犬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常因那只猫而自豪,也常诧异:猫的天职是捕鼠的,可捕蛇、兔的本领它是如何掌握的呢?兔与鼠差不多,可蛇这种软体动物,它的要害一般人都难以一击就中,猫怎么会无师自通呢?至于它承担狗的义务,更是奇异得让人费解。

而猫,也和一切生命一样,抵不过时光的追击和戕残,逐渐老去,乃至垂垂欲死。但猫是不会死在主人或人类面前的,它的最终归宿在莽莽山野。一个冬天的夜晚,猫在门外大声地嚎叫着,声音苍凉而无奈,那声音包含了它一生的情感。它在感伤。它在留恋。它在悲哀。它嚎叫了整整一夜,于清晨时分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不知道它去向何处,但它却深刻地走进了我的记忆。



《三月》(国画) 陈新华 作

动物档案

杨献平

默中可以轻轻安抚自己的灵魂!春末夏初之后,这种声音会自行消失,替代它的是那汹涌澎湃之声,这之后人间也就再没有那柔软细腻之声了!

当春风最后把还紧紧抱住裸枝的残叶牵走,一棵树,又一棵树,便开始穿起新衣了,看着这五颜六色的衣裳,很容易让人忘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安!这是大地自己的节日,让我们都溶入这盛大的节日中去吧,带上你的爱,进行一次刻骨铭心的爱的旅行!幸福了你就叫,像鸟儿们一样!高兴了你就唱,像溪流一样!不要轻易辜负春天,更不要负了内心的召唤。

在这个美好季节,斑鸠鸟像是春天的使者,你听,它又叫了,狂飙的春风把那忽隐忽现的声音轻拂得忽高忽低,像是柔软的爱的呼喊,怎能不撩起人的欲望?此刻,在遥远的城市,我都听到了远方的声音,我努力让自己镇静。

春天来了,万物出发,连诗句也如此,这样的季节任谁都会怀揣梦想——想某些人,想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从斑鸠鸟的叫声中出发,愿我一个爱我的人都携带好自己的春天自己的爱,向着一切美好进发!

诗路花语

臧棣

确实有几棵树,棠树和臭椿,但更多的树,特别是应该出现在那里的榆树,桧柏槐树,白蜡,杜仲,合欢,还在与虚构的密林进行着无形的较量,还没有进入命运的视野;现阶段,它的周围,与现实紧密在一起的,不过是林立的灰砖墙;而一天里确实又有那么一小段时光,它的僻静足以媲美你去过的最美的林中空地。它的安静几乎可以滋养人心深处的信任之谜。平缓的地势,生机以渐渐返青的小草为垫底,试图将被唤醒的心曲编进早春日照中。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汉语里光顾这个词,确实造得别开生面;更多的时候,我的光顾的确是由我的目光来完成的。或许确实有更好的养眼的方式,但我还是喜欢在心静的时候,将混合着你的目光悄然投向这片空地;喜鹊飞走后,两只鸫鸟会像填补空白似地,紧接着降落在同一个原点——而这样的小秘密,源于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想要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只需要在那里撒上一把生了虫的小米。

诗路花语

臧棣

早春

风已经偏向南,好多的心事聚集枝头
争着提取绿叶,出来表达

阳光的厚度,踩着小草的身子奔走时
被一堵厚厚的墙,挡了回来

一只粉色的蝴蝶,坐在花袍上
左思右想
今年的门瓣,为何迟迟不开

一声飞过的鸟鸣,掉进眼睛里
我一抬头
几朵云齐齐向我,交出了蔚蓝

诗路花语

臧棣

那一声声鸟鸣

一片翠叶,就是一个水灵灵的音符
一簇绿荫,就是一段悦目赏心的乐曲……

你看,曼妙的歌声
驮着最初的晨光
自林中向泛绿的田野
欢快地展翅飞翔

哟,各种歌喉,有各自动听的旋律
都在尽情地放飞
自由愉悦的心绪
这天籁,如暖风拂去不肯退走的寒霜

听,一声声,啄破了
春天初醒的黎明
那一声声歌韵,让人心萌出勃勃青葱的春意

诗路花语

臧棣

椰风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